元曲選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雜劇

元大都關漢卿撰
明吳興臧晉叔校

第一折

（冲末扮周舍上）（詩云）酒肉場中三十載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識柴米價只少花錢共酒錢自家鄭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兒周舍是也自小上花臺做子弟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乃是宋引章他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娶他爭奈他媽兒不肯我今

做買賣回來今日特到他家去一來去望媽兒二
來就題這門親事多少是好（下）（卜兒同外旦上云）
老身汴梁人氏自身姓李夫主姓宋早年亡化已
過止有這箇女孩兒叫做宋引章俺孩兒拆白道
字頂真續麻無般不曉無般不會有鄭州周舍與
孩兒作伴多年一箇要娶一箇要嫁只是老身謊
徹梢虛怎麽便肯引章那周舍親事不是我百般
板障只怕你久後自家受苦（外旦云）妳妳不妨事
我一心則待要嫁他（卜兒云）隨你隨你（周舍上云）

自家周舍來此正是他門首只索進去（做見科）（外
旦云）周舍你來了也（周舍云）我一徑的來問親事
母親如何（外旦云）母親許了親事也（周舍云）我見
母親去（下）兒做見科（周舍云）母親我一徑的來問
這親事哩（卜兒云）今日好日辰我許了你則休欺
負俺孩兒（周舍云）我並不敢欺負大姐母親把你
那姊妹家兒都請下者我便收拾來也（下）（卜兒云）大
姐你在家執料我去請那一輩兒老姊妹去來（周
舍詩云）數載間費盡精神到今朝纔許成親（外旦

[云]這都是天緣注定[卜兒云]也還有不測風雲同

[外扮安秀實上詩云]劉蕡下第千年恨范丹守

志一生貧料得蒼天有深意斷然不負讀書人小

生姓安名秀實洛陽人氏自幼頗習儒業學成滿

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到此汴梁有一

歌者宋引章和小生作伴當初他要嫁我來如今

卻嫁了周舍他有個八拜交的姐姐是趙盼兒我

央他勸一勸有何不可趙大姐在家麼[正旦扮

趙盼兒上][云]妾身趙盼兒是也聽的有人叫門我

開門看咱見科云我道是誰原來是妹夫你那裏

來安秀實云我一徑的來相煩你當初姨姨引章

要嫁我來如今却要嫁周舍我央及你勸他一勸

正旦云當初這親事不許你來如今又要嫁別人

端的姻緣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妓女追陪覓錢一世臨收計怎做的百

縱千隨知重咱風流媚

混江龍我想這姻緣匹配少一時一刻強難爲如何

可意怎的相知怕不便脚搭着腦杓成事早怎知他

手拍着胸脯悔後遲尋前程覓下稍恰便是黑海也
似難尋覓料的來人心不問天理難欺
油葫蘆姻緣簿全憑我共你誰不待揀個稱意的他
每都揀來揀去百千回待嫁一個老實的又怕盡世
兒難成對待嫁一個聰俊的又怕半路裏輕抛棄遮
莫向狗溺處藏遮莫向牛屎裏堆忽地便喫了一箇
合撲地那時節睜着眼怨他誰
天下樂我想這先嫁的還不曾過幾日早折的容也
波儀瘦似鬼只教你難分說難告訴空淚埀我看了

些覓前程俏女娘見了些些鐵心腸男子輩便一生衷孤眠我也直甚顛(云)妹夫我可也待嫁個客人有個比喻(安秀實云)喻將何比(正旦唱)

[那吒令]待粧個老實學三從四德爭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端的是那裏是三梢末尾俺雖居在柳陌中花街內可是那件兒便宜

[鵲踏枝]俺不是賣查梨他可也逞刀鎗一個個敗壞人倫喬做胡爲(云)但來兩三遭不問那廝要錢他便

道這弟子敲鑊兒哩（唱）但見俺有些兒不伶俐便說
是女娘家要哄騙東西
（寄生草）他每有人愛爲娼妓有人愛作次妻幹家的
乾落得淘閑氣買虛的看取些羊羔利嫁人的早中
了拖刀計他正是南頭做了北頭開東行不見西行
例
（云）妹夫你且坐一坐我去勸他勸的省時你休歡
喜勸不省時休煩惱（安秀實云）我不坐了且回家
去等信罷大姐留心者（下）（正旦做行科見外旦云）

妹子你那裏人情去（外旦云）我不人情去我待嫁
人哩（正旦云）我正來與你保親（外旦云）你保誰（正
旦云）我保安秀才（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對
兒好打蓮花落（正旦云）你待嫁誰（外旦云）我嫁周
舍（正旦云）你如今嫁人莫不還早哩（外旦云）有甚
麼早不早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兒
膿我嫁了做一個張郎家婦李郎家妻立個婦名
我做鬼也風流的（正旦唱）
村里迓鼓你也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紀

小哩我與你慢慢的別尋個姻配你可便宜只守着銅斗兒家緣家計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腸話勸妹妹我怕你受不過男兒氣息（云）妹子那做丈夫的做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外旦云）你說我聽咱（正旦唱）

【元和令】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那做子弟的他影兒裡會虛脾那做丈夫的忒老實（外旦云）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可也堪愛哩（正旦唱）那廝雖穿着幾件蛇蛻皮人倫事曉得甚的

云妹子你爲甚麽就要嫁他外旦云則爲他知重

您妹子因此要嫁他正旦云他怎麽知重你外旦

云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覺响睡他替你妹子

打着扇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鋪盖兒煖了着你妹

子歇息但你妹子那裏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

戴的那一副頭面替你妹子提領系整釵鐶只爲

他這等知重你妹子因此上一心要嫁他正旦云

你原來爲這般呵唱

上馬嬌我聽的說就裡你原來爲這的倒引的我忍

不住笑微微你道是暑月間扇子搧着你睡冬月間着炭火煨那愁他寒色透重衣

〔游四門〕喫飯處把匙頭挑了筋共皮出門去提領系整衣袂戴插頭面整梳篦衡一味是虛脾女娘每不省越着迷

〔勝葫蘆〕你道這子弟情腸甜似蜜但娶到他家裏多無半載週年相棄擲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

〔么篇〕恁時節船到江心補漏遲煩惱怨他誰事要前

怨兒後悔我也勸你不得有朝一日準備着搭救你塊望夫石

云妹子久以後你受苦呵休來告我外旦云我便有那該死的罪我也不來央告你周舍上云小的每把這禮物擺的好看些正旦云來的敢是周舍那廝不言語便罷他若但言着他吃我幾嘴好的周舍云那壁姨姨敢是趙盼兒麼正旦云然也周舍云請姨姨吃些茶飯波正旦云你請我家裏餓皮臉也揭了鍋兒底窨子裏秋月不曾見這等食

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門親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誰
周舍云保宋引章正旦云你着我保宋引章那些
兒保他那針指油麪刺綉鋪房大裁小剪生兒長
女周舍云這歪刺骨好歹嘴扡我已成了事不索
央你正旦云我去罷做出門科安秀實上云姨姨
勸的引章如何正旦云不濟事了也安秀實云這
等呵我上朝求官應舉去罷正旦云你且休去我
有用你處哩安秀實云你着姨姨說我且在客店
中安下看你怎麼發付我下正旦唱

〔賺煞〕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纏郎君天魔祟則他那褲兒裡休猜做有腿吐下鮮紅血則當做蘇木水耳邊休採那等閒食那的是最容易剜眼睛嫌的則除是親近着他便歡喜〔帶云〕着他疾省呵〔唱〕哎你個雙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帶云〕一個夫人來到手兒裏了〔唱〕却則爲三千張茶引嫁了馮魁〔下〕

〔周舍云〕辭了母親着大姐上轎回咱鄭州去來〔詩云〕纔出娼家門便作良家婦〔外旦詩云〕只怕吃了良家虧還想娼家做〔同下〕

音釋

賫音焚　杓繩昭切　覓忙閉切　的音底　溺尼叫切　日人智切

實繩知切　德當美切　息喪擠切　蛇音乞　蜋音郎　系音戲

篦邦迷切　衕音肫　密忙閉切　踢音體　得當美切　石繩知切

窨音蔭　魅音妹　祟音歲　食繩知切　剜碗平聲　帔音備

第二折

周舍同外旦上云自家周舍是也我騎馬一世驢背上失了一脚我爲娶這婦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頭纔成得事如今着這婦人上了轎我騎了馬離了汴京來到鄭州讓他轎子在頭裏走怕那一

般的舍人說周舍要了宋引章被人笑話則見那轎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撞轎的小廝道你這等欺我舉起鞭子就打問他道你走便走晃怎麼那小廝道不干我事妳妳在裡邊不知做甚麼我揭起轎簾一看則見他精赤條條的在裏面打筋斗來到家中我說你套一套被我恭我到房裏只見被子倒高似牀我便叫那婦人在那裏則聽的被子裏答應道周舍我在被子裏面哩我道在被子裏面做甚麼他道我套綿子把我翻在裡頭

了我拿起棍來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緊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周舍都翻在被裏面(外旦云)我那裏有這等事(周舍云)我也說不得這許多兀那賤人我手裏有打殺的無有買休賣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來慢慢的打你(下)(外旦云)不信好人言必有恓惶事當初趙家姐姐勸我不聽果然進的門來打了我五十殺威棒朝打暮罵怕不死在他手裏我這隔壁有個王貨郎他如今去汴梁做買賣我寫一封書稍將去着俺母親

和趙家姐姐來救我若來遲了我無那活的人也
天那只被你打殺我也（下）（上兒哭上）（云）自家宋引
章的母親便是有我女孩兒從嫁了周舍昨月王
貨郎寄信來上寫着道從到他家進門打了五十
殺威棒如今朝打暮罵看看至死可急急央趙家
姐姐來救我我拿着書去與趙家姐姐說知怎生
救他去引章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下）（正旦上）（云）
自家趙盼兒我想這門衣飯幾時是了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咱這幾年來待嫁人心事有聽的道誰

揭債誰買休他每待強巴劫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樓一個個眼張狂似漏了網的游魚一個個嘴盧都似跌了彈的斑鳩御園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這等娼優他每初時間有些實意臨老也沒回頭

逍遙樂 那一個不因循成就那一個不頃刻前程那一個不等閒間罷手他每一做一個水上浮漚和爺娘結下不厮見的冤讐恰便似日月參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兒機彀他使那千般貞烈萬種恩情到如今

一筆都勾

卜兒上云這是他門首我索過去做見科云大姐煩惱殺我也正旦云妳妳你爲甚麼這般啼哭卜兒云好教大姐知道引章不聽你勸嫁了周舍進門去打了五十殺威棒如今打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姐姐怎生是好正旦云呀引章吃打了也唱

金菊香想當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作念你的言詞今日都應口則你那去時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倖的班頭還說道有恩愛結綢繆

醋葫蘆你鋪排着鴛衾和鳳幬指望效天長共地久驀入門知滋味便合休幾番家眼睜睜打乾淨待離了我這手（帶云）趙盼兒（唱）你做的個見死不救可不羞殺這桃園中殺白馬宰烏牛

（云）既然是這般呵誰着你嫁他來（卜兒云）大姐周舍說誓來（正旦唱）

〔么篇〕那一個不哆可可道橫死亡那一個不實丕丕拔了短籌則你這亞仙子母老實頭普天下愛女娘的子弟口（帶云）妳妳不則周舍說謊也（唱）那一個不

指皇天各般說兒恰似秋風過耳早休休
卜兒云姐姐怎生搭救引章孩兒正旦云妳妳我
有兩個壓被的銀子咱兩個拿着買休去來卜兒
云他說來則有打死的無有買休賣休的正旦尋
思科做與卜耳語科云則除是這般卜兒云可是
中也不中正旦云不妨事將書來我看卜遞書科
正旦念云引章拜上姐姐并妳妳當初不信好人
之言果有恓惶之事進得他門便打我五十殺威
棒如今朝打暮罵禁持不過你來的早還得見我

來得遲呵不能勾見我面了只此拜上妹子也當初誰教你做這事來〔唱〕

〔么篇〕想當初有憂呵同共憂有愁呵一處愁他道是殘生早晚喪荒坵做了個游街野巷村務酒你道是百年之後〔云〕妹子也你不道來這個也大姐那個也大姐出了一包膿不如嫁個張郎婦李郎妻〔唱〕立一個婦名兒做鬼也風流

〔云〕妳妳那寄書的人去了不曾〔卜兒云〕還不曾去哩〔正旦云〕我寫一封書寄與引章去〔做寫科〕〔唱〕

後庭花我將這情書親自修教他把天機休泄漏傳示與休莽戇收心的女拜上你渾身疼的歹事頭帶云引章我怎的勸你來唱你好沒來由遭他毒手無情的棍棒抽赤津津鮮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怕不將性命丟況家鄉隔鄭州有誰人相䁖瞅空這般出醜

下兒哭科云我那女孩兒那裏打熬得過大姐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正旦云妳妳放心唱

柳葉兒則教你怎生消受我索合再做個機謀把這

雲鬟蟬鬢粧梳就（帶云）還再穿上些錦繡衣服（唱）珊瑚鈎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兒別樣嬌柔

【雙鴈兒】我着這粉臉兒搭救你女骷髏割捨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個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說大口怎出得我這烟月手

（卜兒云）姐姐到那裏子細着（哭科云）孩兒則被你煩惱殺了我也（正旦唱）

【浪裡來煞】你收拾了心上憂你展放了眉間皺我直着花葉不損覓歸秋那厮愛女娘的心見的便似驢

共狗賣弄他玲瓏剔透〔云〕我到那裏三言兩句肯寫休書萬事俱休若是不肯寫休書我將他掐一掐拈一拈摟一摟抱一抱着那廝通身酥遍體麻將他鼻凹兒抹上一塊砂糖着那廝㖭又㖭不着吃又吃不看聽得那廝寫了休書引章將的休書來淹的撇了我這裏出了門兒〔唱〕可不是一場風月我着那漢時休〔下〕

音釋
兒音 宅池 漚音 驀音 喒參 賺音
謊 齊切 歐 陌 上聲 狀
綦音 啾音 骷音 髏音 凹汪 㖭音
僕 揪 拈 摟 卦切 忝

賺音湛

第三折

周舍同店小二上詩云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無非花共酒惱亂我心腸店小二我着你開着這個客店我那裏希罕你那房錢養家不問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來你客店裏你便來叫我小二云我知道只是你脚頭亂一時間那裏尋你去周舍云你來粉房裏尋我小二云粉房裏沒有呵周舍云賭房裏來尋小二云賭房裏沒有呵周舍云

半房裏來尋〔下〕〔丑扮小閒挑籠上〕〔詩云〕釘靴雨傘爲活計偷寒送煖作營生不是閒人閒不得及至得了閒時又閒不成自家張小閒的便是平生做不的買賣止是與歌者姐姐每㕷些人兩頭往來傳消寄信都是我這裏有個大姐趙盼兒着我收拾兩箱子衣服行李往鄭州去都收拾停當了請姐姐上馬〔正旦上云〕小閒我這等打扮可衝動得那廝麼〔小閒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麼哩〔小閒云〕休道衝動那廝這一會兒連小閒也酥倒了〔正旦

唱

〔正宮端正好〕則爲他滿懷愁心間悶做的個進退無門那婆娘家一湧性無思忖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陣

〔滾繡毬〕我這裏微微的把氣噴輸個姓因怎不教那厮背槽拋糞更做道普天下無他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忒獻勤幾番家待要不問第一來我則是可憐見無主娘親第二來是我慣曾爲旅偏憐客第三來也是我自已貪杯惜醉人到那裏呵也索費些精神

〔云〕說話之間早來到鄭州地方丁小閒接了馬者

旦在柳陰下歇一歇咱〔小開云〕我知道〔正旦云〕小閒喒閒口論閒話這好人家好舉止惡人家惡家法〔小開云〕姐姐你說我聽〔正旦唱〕

〔倘秀才〕縣君的則是縣君妓人的則是妓人怕不扭捏着身子驀入他門怎禁他使數的到支分背地裏喑忍

〔滚繡毬〕那好人家將粉撲兒浅淡勻那裏像喒乾茨臘手搶着粉好人家將那篦梳兒慢慢地鋪鬢那裏像喒解了那襻胸帶下頦上勒一道深痕好人家知

個遠近覷覷個向順衚一味良人家風韻那裏像咱們
恰便似空房中鎖定個猢猻有那千般不實喬軀老
有萬種虛囂歹議論斷不了風塵
小閒云這裏一個客店姐姐好住下罷正旦云店
家來店小二見科正旦云小二哥你打掃一間
乾淨房兒放下行李你與我請將周舍來說我在
這裏久等多時也小二云我知道做行叫科云小
哥在那裏周舍上云店小二有甚麼事小二云店
裏有個好女子請你哩周舍云咱和你就去來做

見科云是好一個科子也正旦云周舍你來了也

唱

么篇俺那妹子兒有見聞可有福分擡舉的個丈夫俊上添俊年紀兒恰正青春

周舍云我那裏曾見你來我在客火裏你彈着一架箏我不與了你個褐色紬段兒正旦云小的你可見來小閑云不曾見他有甚麼褐色紬段兒周舍云哦早起杭州散了趕到陜西客火裏吃酒我不與了大姐一分飯來正旦云不的每你可見來小閑云我不曾見正旦唱你則是忒

現新忒忘昏更做道你眼鈍那唱詞話的有兩句留文啗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我爲你斷夢勞魂

(周舍云)我想起來了你敢是趙盼兒麼(正旦云)然也(周舍云)你是趙盼兒好好當初破親也是你來小二關了店門則打這小閑(小閑云)你休要打我俺姐姐將着錦綉衣服一房一臥來嫁你你倒打我(正旦云)周舍你坐下你聽我說你在南京時人說你周舍名字說的我耳滿鼻滿的則是不曾見

你後得見你呵害的我不茶不飯只是思想着你
聽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惱周舍我待嫁
你你却着我保親【唱】
【倘秀才】我當初倚大呵粧儇主婚怎知我嫉妬呵特
故裏破親你這厮外相兒通疎就裏村你今日結婚
姻咱就肯罷論
【云】我好意將着車輛鞍馬奩房來尋你你剗地將
我打罵小閉攔回車兒咱家去來【周舍云】早知姐
姐來嫁我我怎肯打舅舅【正旦云】你眞個不知道

你既不知你休出店門只守着我坐下(周舍云)休說一兩日就是一兩年您兒也坐的將去(外旦上)(云)周舍兩三日不家去我尋到這店門首我試看咱原來是趙盼兒和周舍坐哩兀那老弟子不識羞直趕到這裏來周舍你再不要來家等你來時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和你一遞一刀子戳哩(下)(周舍取棍科)(云)我和你搶生吃哩不是妳妳在這裏我打殺你(正旦唱)

(脫布衫)我更是的不待饒人我為甚不敢明聞肋底

下插柴自穩怎見你便打他一頓

小梁州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你村時節背地裏使些村對着我合思忖那一個雙同叔打殺俏紅裙

幺篇則見他惡哏哏摸按着無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個郎君（云）你拿着粗粗的棍棒倘或打殺他呵可怎了（周舍云）丈夫打殺老婆不該償命（正旦云）這等說誰敢嫁你（背唱）我假意兒瞞虛科兒噴着這廝有家難離妹子也你試看咱風月救風塵

（云）周舍你好道兒你這裏坐着點的你媳婦來罵我這一場小鬧攔回車兒咱回去來（周舍云）好妳妳請坐我不知道他來我若知道他來我就該死（正旦云）你眞個不曾使他來這妮子不賢惠打一棒快毬子你拾的宋引章我一發嫁你（周舍云）我到家裏就休了他（背云）且慢着那個婦人是我平日間打怕的若與了一紙休書那婦人就一道烟去了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擔兩頭脫休的造次把這婆娘摇撼的實着（向旦云）妳

妳您孩兒肚腸是驢馬的見識我今家去把媳婦
休了呵妳妳你把肉串窗兒放下來可不嫁我做
的個尖擔兩頭脫妳妳你說下個誓着（正旦云）周
舍你眞個要我賭兒你若休了媳婦我不嫁你呵
我着堂子裏馬踏殺燈草打折臁兒骨你逼的我
賭這般重咒哩（周舍云）小二將酒來（正旦云）休買
酒我車兒上有十瓶酒哩（周舍云）還要買羊（正旦
云）休買羊我車上有個熟羊哩（周舍云）好好好待
我買紅去（正旦云）休買紅我箱子裏有一對大紅

羅周舍你爭甚麼那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唱）

二煞則這際的到頭終是際親的原來只是親憑着我花朵兒身軀笋條兒年紀爲這錦片兒前程倒賠了幾錠兒花銀拚着個十米九糠問甚麼兩婦三妻受了些萬苦千辛我着人頭上氣忍不枉了一世做郎君

黃鍾尾你窮殺呵甘心守分捱貧困你富呵休笑我飽煖生淫惹議論您心中覷個意順但休了你這眼

下人不要你錢財使半文早是我走將來自上門家業家私待你六親肥馬輕裘待你一身倒貼了奩房和你爲眷姻（云）我若還嫁了你我不比那宋引章鈃指油麪刺綉鋪房大裁小剪都不曉得一些兒的（唱）我將你寫了的休書正了本（同下）

音釋

奕音慈　襻音盼　頦音孩　囂音梟　儇呼關切　奩音廉

剗音產　哏狠平聲　迸本去聲　撼含上聲　膴音廉

第四折

（外旦）（正旦）（上）（云）這些時周舍敢待來也（周舍上見科）（外

旦云周舍你要吃甚麽茶飯周舍做怒科云好也
將紙筆來寫與你一紙休書你快走外旦接休書
不走科云我有甚麽不是你休了我周舍云你還
在這裏你快走外旦云你眞個休了我你當初要
我時怎麽樣說來你這負心漢害天災的你要去
我偏不去周舍推出門科外旦云我出的這門來
周舍你好痴也趙盼兒姐姐你好強也我將着這
休書直至店中尋姐姐去來下周舍云這賤人去
了我到店中娶那婦人去做到店科叫云店小二

恰纔來的那婦人在那裏〈小二云〉你剛出門他㧞上馬去了〈周舍云〉倒着他道兒了將馬來我趕將他去〈小二云〉馬揣駒了〈周舍云〉鞁騾子〈小二云〉騾子漏蹄〈周舍云〉這等我步行趕將他去〈小二云〉我也趕他去〈同下〉〈旦同外旦上〉〈外旦云〉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勾出的這門也〈正旦云〉走走走〈唱〉

【雙調新水令】笑吟吟案板似寫着休書則俺這脫空的故人何處賣弄他能愛女有權術怎禁那得勝葫蘆說到有九千句

云引章你將那休書來與我看咱外旦付休書正
旦換科云引章你再要嫁人時全憑這一張紙是
個照証你收好者外旦接科周舍趕上喝云賊人
那裏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如何逃走外旦云
周舍你與了我休書趕出我來了周舍云休書上
手模印五個指頭那裏四個指頭的是休書外旦
展看周奪咬碎科外旦云姐姐周舍咬了我的休
書也旦上救科周舍云你也是我的老婆正旦云
我怎麼是你的老婆周舍云你吃了我的酒來正

旦云我車上有十缾好酒怎麼是你的周舍云你可受我的羊來正旦云我自有一隻熟羊怎麼是你的周舍云你受我的紅定來正旦云我自有大紅羅怎麼是你的唱

喬牌兒酒和羊車上物大紅羅自將去你一心淫濫無是處要將人白賴取

周舍云你曾說過誓嫁我來正旦唱

慶東原俺須是賣空虛憑着那說來的言兒誓爲活路帶云怕你不信呵唱徧花街請到娼家女那一箇

不對着明香寳燭那一箇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箇
不賭着鬼戮神誅若信這呪盟言早死的絕門戶
〔云〕引章妹子你跟將他去〔外旦怕科云〕姐姐跟了
他去就是死〔正旦唱〕
〔落梅風〕則爲你無思慮忒模糊〔周舍云〕休書已毀了
你不跟我去待怎麽〔外旦怕科〕〔正旦云〕妹子休慌莫
怕咬碎的是假休書〔唱〕我特故抄與你個休書題目
我跟前見放着這親模〔周舍奪科〕〔正旦唱〕便有九頭
牛也拽不出去

周扯二旦科云明有王法我和你告官去來同下

外扮孤引張千上詩云聲名德化九重聞良夜家家不閉門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小官鄭州守李公弼是也今日升起早衙斷理些公事張千喝攛箱張千云理會的周舍同二旦卜兒上周叫云冤屈也孤云告甚麼事周舍云大人可憐見混賴我媳婦孤云誰混賴你的媳婦周舍云是趙盼兒設計混賴我媳婦宋引章孤云那婦人怎麼說正旦云宋引章是有丈夫的被周舍強佔

為妻昨日又與了休書怎麼是小婦人混賴他的

（唱）

鴈兒落這廝心狠毒這廝家豪富衠一味虛肚腸不

踏着實途路

得勝令宋引章有親夫他强占作家屬淫亂心情歹

兇頑膽氣粗無徒到處裏胡爲做現放着休書望恩

官明鑒取

（安秀實上云）適纔趙盼兒使人來說宋引章已有

休書了你快告官去便好取他這裏是衙門首不

兒高叫道寃屈也[孤云]衙門外誰鬧會了過來[張千]
拏入科[云]告人當面[孤云]你告誰來[安秀實云]我
安秀實聘下宋引章被鄭州周舍強奪爲妻乞大
人做主咱[孤云]誰是保親[安秀實云]是趙盼兒[孤
云]趙盼兒你說宋引章原有丈夫是誰[正旦云]正
是這安秀才[唱]

[沽美酒]他幼年間便習儒腹隱着九經書又是俺共
里同村一處居接受了釵環財物明是個良人婦
[孤云]趙盼兒我問你這保親的委是你麼[正旦云]

是小婦人（唱）

【太平令】現放着保親的堪爲憑據怎當他搶親的百計虧圖那裏是明婚正娶公然的傷風敗俗今日個訴與太府做主可憐見斷他夫妻完聚

（孤云）周舍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你怎生還賴是你的妻子若不看你父親而上送你有司問罪您一行人聽我下斷周舍杖六十與民一體當差宋引章仍歸安秀才爲妻趙盼兒等寧家住坐（詞云）只爲老虔婆愛賄貪錢趙盼兒細說根原呆周

舍不安本業安秀才夫婦團圓〔衆叩謝科〕〔正旦唱〕

〔收尾〕對恩官一一說緣故分剖開貪夫怨女麵糊盆再休說死生交風月所重諸燕鶯侶

〔音釋〕

嗽音術 繩 物音 目音 擦粗 屬繩 備朱切 務 暮 酸切 朱切 做租去聲 俗詞 呆昔 疽切 諧

題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燭

正名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雜劇終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雜劇

元　秦簡夫撰
明吳興臧晉叔校

楔子

冲末扮趙國器扶病引淨揚州奴旦兒翠哥上趙國器云老夫姓趙名國器祖貫東平府人氏因做商賈到此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渾家李氏不幸早年下世所生一子就喚做揚州奴娶的媳婦兒也姓李是李節使的女孩

兒名喚翠哥自要到老夫家中這孩兒裏言不出外言不入甚是賢達想老夫幼年間做商賈早起晚眠積儹成這個家業指望這孩兒久遠營運不想他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只伴着那一夥狂朋恠友飲酒非爲吃穿衣飯不着家業老夫耳聞眼覩非止一端因而憂悶成疾晝夜無眠眼見的覷天遠人地近無那活的人也老夫一死之後這孩兒必敗我家枉惹後人談論我這東隣有一居士姓李名實字茂卿此人平昔與人寡合有古君

子之風人皆呼為東堂老子和老夫結交甚厚他小老夫兩歲我為兄他為弟結交三十載並無離間之語又有一件茂卿妻恰好與老夫同姓老夫妻與茂卿同姓所以親家往來勝如骨肉我如今請過他來將這托孤的事要他替我分憂未知肯否何如揚州奴那裡（揚州奴應科云）你喚我怎麼老人家你那病症則管裏叫人的小名兒爺人也有幾歲年紀這般叫可不折了你（趙國器云）你去請將李家叔叔來我有說的話（揚州奴云）知道下

次小的每隔壁請東堂老叔叔來趙國器云我着你去揚州奴云着我去則隔的一重壁直起動我走這遭兒趙國器云你怎生又使別人去揚州奴云我去我去我去你休鬧下次小的每鞁馬趙國器云只隔的箇壁兒怎要騎馬去揚州奴云也着你做我的爹哩你偏不知我的性兒上茅厠去也騎馬哩趙國器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我去我去又是我氣着你也出的這門來這裏也無人這個是我的父親他不曾說一句話我直挺的他脚稍天這

隔壁東堂老叔叔他和我是各自世人他不曾見
我便罷他見了我呵他叫我一聲揚州奴哎喲諕
得我喪膽亡魂不知怎生的是這等怕他說話之
間早到他家門首〔做咳嗽科〕叔叔在家麼〔正末扮
東堂老上云〕門首是誰喚門〔揚州奴云〕是你孩兒
揚州奴〔正末云〕你來怎麼〔揚州奴云〕父親着揚州
奴請叔叔不知有甚事〔正末云〕你先去我就來了
〔揚州奴云〕我也巴不得先去自在些兒〔下〕〔正末云〕
老夫姓李名實字茂卿今年五十八歲本貫東平

府人氏因做買賣流落在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老夫幼年也曾看幾行經書自號東堂居士如今老了人就叫我做東堂老子我西家趙國器比老夫長二歲元是同鄉又同流寓在此一向通家往來已經三十餘載近日趙兄染其疾病不知有甚事着揚州奴來請我恰好也要去探望他早巳來到門首揚州奴你報與父親知道說我到了也揚州奴做報科云請的李家叔叔在門首哩趙國器云道有請正末做見科云老兄染病小弟連日

窮忙有失探望勿罪勿罪〔趙國器云〕請坐〔正末云〕老兄病體如何〔趙國器云〕老夫這病則有添無減恨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正末云〕曾請良醫來醫治也不曾〔趙國器云〕嗨老夫不曾延醫居士與老夫最是契厚請猜我這病症咱〔正末云〕老兄着小弟猜這病症莫不是害風寒暑濕麼〔趙國器云〕不是〔正末云〕莫不是爲饑飽勞逸麼〔趙國器云〕也不是〔正末云〕莫不是爲些憂愁思慮麼〔趙國器云〕哎喲這纔叫做知心之友我這病正從憂愁思慮得

來的正末云老兄差矣你負郭有田千頃城中有油磨坊解典庫有兒有婦是揚州點一點二的財主有甚麽不足索這般深思遠慮那趙國器云嗨居士不知正爲不肖子揚州奴自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他合着那夥狂朋恠友飲酒非爲日後必然敗我家業因此上憂慮成病豈是良醫調治得的正末云老兄過慮豈不聞邵堯夫戒子伯溫日我欲教汝爲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父母與子孫成家立計是父母盡

已之心久以後成人不成人是在于他父母怎管
的他到底老兄這般焦心苦思也是乾落得的（通
國器云）雖然如此莫說父子之情不能割捨老夫
一生辛勤掙這銅斗兒家計等他這般廢敗便死
在九泉也不瞑目今日請居士來別無可囑欲將
托孤一事專靠在居士身上照顧這不肖免至流
落老夫啣環結草之報斷不敢忘（正末起身科云）
老兄重托本不敢辭但一者老兄壽算綿遠二者
小弟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揚州奴未必肯聽

教訓三者老兄家緣饒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請老兄另托高賢小弟告回（趙國器云）揚州奴當住叔叔咱居士何故推托如此豈不聞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老夫與居士通家往來三十餘年情同膠漆分若陳雷今病勢如此命在須臾料居士素德雅望必能不負所講故敢托妻寄子居士你平日這許多慷慨氣節都歸何處道不的個見義不爲無勇也（做跪正末回跪科云）呀老兄怎便下如此重禮則是小弟承當不起老

兒請起小弟依允便了（趙國器云）揚州奴擡過卓

兒來者（揚州奴云）下次小的每掇一張卓兒過來

着（趙國器云）我使你你可使別人（揚州奴云）我掇

我掇你這一夥弟子孩兒們緊關裡叫個使一使

都走得無一個這老兒若有些好歹都是我手下

賣了的（做掇卓兒科云）哎喲我長了三十歲幾曾

掇卓兒偏生的偌大沉重（做放卓科）（趙國器云）將

過紙墨筆硯來（揚州奴云）紙墨筆硯在此（趙國器

做寫科云）這張文書我已寫了我就畫個字揚州

奴你近前來這紙上你與我正點點背畫個字者揚州奴云你着我正點背畫我又無罪過正不知寫着甚麼來兩手搦得緊緊的怕我偷吃了做畫字科云字也畫了你敢待賣我麼正末云你父親則不待要賣了你待怎生趙國器云這張文書請居士收執者又跪正末收科趙國器云揚州奴請你叔叔坐下者就喚你媳婦出來揚州奴云叔叔現坐着哩大嫂你出來旦兒上科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和媳婦兒拜你叔父八拜揚州奴云着我拜又

不是多年節下拜甚麼（正末云）揚州奴我和你爭拜那（揚州奴云）叔叔休道着我拜入拜終日見叔叔拜有甚麼多了處（旦兒云）只依着父親拜叔叔咱（揚州奴云）閉了嘴沒你說話靠後喒拜喒拜（做拜科云）一拜權爲八拜（起身做整衣科云）叔叔家裏嬸子好麼（正末怒云）噯（揚州奴云）這老子越狠了也（正末云）揚州奴你父親是甚麼病（揚州奴云）您孩兒不知道（正末云）噤聲你父親病及半年你剗地不知道你豈不知父病子當主之（揚州奴云）

叔叔息怒父親的症候您孩兒待說不知來可怎麼不知待說知道來可也忖量不定只見他坐了睡睡了坐敢是欠活動些〔正末云〕揚州奴你父親立與我的文書上寫着的甚麼哩〔揚州奴云〕您孩兒不知〔正末云〕你旣不知你可怎生亞點背畫字來〔揚州奴云〕父親着您孩兒畫您孩兒不敢不畫〔正末云〕旣是不知你兩口兒近前來聽我說與你想你父親生下你來長立成人娶妻之後你伴着狂朋恠友飲酒非爲不務家業憂而成病文書上

寫着道揚州奴所行之事小曾禀問叔父李茂卿不許行假若不依叔父敎訓打死勿論你父親許着俺打死你哩（揚州奴做打悲科云）父親你好下的也怎生着人打死我那（趙國器云）兒也也是我出于無奈（正末云）老兄免憂慮揚州奴斷然不敢了也（唱）

【仙呂賞花時】為兒女擔憂鬢已絲為家貲身亡心未死將這把業骨頭常好是費神思既老兄托妻也那寄子（帶云）老兄免憂慮（唱）我着你終有箇稱心時（下

揚州奴做扶趙國器科云大嫂這一會兒父親面色不好扶着後堂中去父親你精細着趙國器云揚州奴你如今成人長大管領家私照覰家小省使儉用我眼兒的無那活的人也詩云只為生兒性太庸日夜憂愁一命終若要趨庭承教訓則除夢裡再相逢同下

音釋 鞁音備 潑音闊 搦女卓切 剗音產

第一折

丑扮賣茶上詩云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不將

可口味難近使錢人小可是賣茶的今日燒得這
鏇鍋兒熱了看有甚麼人來淨扮柳隆卿胡子傳
上柳隆卿詩云不養蚕桑不種田全憑馬扁度流
年胡子傳詩云爲甚儍長奔到晚幾箇忙忙少我
錢柳隆卿云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我兩個不
會做甚麼營生買賣全憑這張嘴抹過日子在城
有一個趙小哥揚州奴自從和俺兩個拜爲兄弟
他的勾當都憑我兩個他無我兩個茶也不吃飯
也不吃俺兩個若不是他呵也都是餓死的胡子

傳云哥則我老婆的裙子也是他的哥的網兒也是他的挪隆卿云哎喲壞了我的頭也胡子傳云哥我們兩個吃穿衣飯那一件兒不是他的我這幾日不曾見他就弄得我手裏都焦乾了哥喒茶房裏尋他去若尋見他酒也有肉也有吃不了的還包了家去與我渾家吃哩挪隆卿做見賣茶科云兄弟說得是賣茶的趙小哥曾來麼賣茶云趙小哥不曾來哩挪隆卿云你與我看着等他來時對俺兩個說俺兩個且不吃茶哩賣茶云理會的

趙小哥早來了（揚州奴上詩云）四肢八脈剛帶俏五臟六腑卻無才村人骨頭挑不出俏從胎裏帶將來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人口順多與我做趙小哥自從我父親亡化了過日月好疾也可早十年光景把那家緣過活金銀珠翠古董翫器田產物業孳畜牛羊油磨房解典庫丫鬟奴僕典盡賣絕都使得無了也我平日間使慣了的手吃慣了的口一二日不使得幾十箇銀子呵也過不去我結交了兩個兄弟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他

兩個是我的心腹朋友我二句話還不曾說出來
他早知道都是提着頭便知尾的着我怎麼不敬
他我父親說的我到底不依但他兩個說的合着
我的心趂着我的意恰便經也似聽他這兩日不
見他平日裏則在那茶房裏厮等我如今到茶房
裏問一聲去（做見科）（賣茶云）趙小哥你來了也有
人在茶房裏坐着正等你來哩二位趙小哥來了
也（胡子傳云）來了來了我和你一箇做好一個做
歹你出去（柳隆卿云）兄弟你出去（胡子傳云）哥你

出去（柳隆卿做見科云）哥你在那裏來俺等了你一早起了（揚州奴云）哥這兩日你也不來望我一望（柳隆卿云）胡子傳也在這裡（揚州奴云）我自過去（見科云）哥哥唱喏咱（胡子傳不揪科）（柳隆卿云）小哥來了（胡子傳云）那個小哥（柳隆卿云）趙小哥（胡子傳云）俺老子在那裏做官來他也是小哥詐官的該徒我根前歪充叫總甲來綁了這弟子孩兒（揚州奴云）好沒分曉敢是吃早酒來（柳隆卿云）俺等了一早起沒有吃飯哩（揚州奴云）不曾吃飯哩

你可不早說誰是你肚裏蚘虫與你一個銀子自家買飯吃去（做與砌末科）（胡子傳云）看茶與小哥吃你可這般嫩就當不得了（揚州奴云）哥不是我嫩還是你的臉皮忒老了些（柳隆卿云）這裏有一門親事俺要作成你（揚州奴云）哥感承你兩個的好意我如今不比往日把那家緣過活都做篩子喂驢漏豆了止則有這兩件兒衣服粧點着門面我強做人哩你作成別人去罷（胡子傳云）我說來麽你可不依我這死狗扶不上墻的（揚州奴云）哥

不是扶不上我腰裡貨不硬掙哩（柳隆卿云）呸你說你無錢那一所房子是披着天王甲換不得錢的（揚州奴云）哎喲你那裡是我兄弟你就是我老子緊關裡誰肯提我這一句是阿我無錢使賣房子便有錢使哥則一件這房子我父親在時只番番甩就使了一百錠如今誰肯出這般大價錢（胡子傳云）當要一千錠只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着買了（揚州奴云）說的是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

五十錠人都搶着買可不磨扇墜着手哩哥也則一件爭奈隔壁李家叔叔有些難說話成不得成不得胡子傳云李家叔叔不肯呵脇肢裏扎上一指頭便了揚州奴云是阿他不肯脇肢裏扎上一指頭便了如今便賣這房子也要個起功局立帳子的人柳隆卿云我便起功局胡子傳云我便立帳子揚州奴云哏你起功局你立帳子賣了房子我可在那裡住柳隆卿云我家裏有一個破驢棚揚州奴云你家裏有個破驢棚但得不漏潜下身

子便也罷可把甚麽做飯吃（胡子傳云）我家裏有一個破沙鍋兩個破碗和兩雙折筯我都送與你儘勾了你的也（揚州奴云）好弟兄這房子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見價錢少就都搶着買李家叔叔不肯呵胳肢裏扎他一指頭便了你替我立帳子你替我起功局你家有間破驢棚你家有個破沙鍋你家有兩個破碗兩雙折筯我儘勾受用快活不着你兩個歹弟子孩兒也送不了我的命（同下）（正末同卜兒

小末尼上正末云老夫李茂卿的便是不想我老友直如此先見道我歿之後不肖子必敗吾家今日果應其言戀酒迷花無數年光景家業一掃無遺便好道知子莫過父信有之也唱

仙呂點絳唇原是祖父的窠巢誰承望子孫不肖剔騰了想着這半世勤勞也枉做下千年調

混江龍我勸咱人便休生奸狡則恐怕命中無福也難消大古來前生注定誰許你今世貪饕那一個積趲的運窮呵君子拙那一個享用的家富也小兒驕

〔帶云〕我想這錢財也非容易博來的〔唱〕做買賣恣虛囂開田地廣鋤鉋斷河泊截漁樵鑿山洞取煤燒則他那經營處恨不的佔盡了利名場全不想到頭時剛落得個邯鄲道都是些喧簷燕雀巢葦的這鷦鷯

〔旦兒云〕自家翠哥的便是自從公公亡化過了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得罄盡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哩我去告訴那東堂叔叔咱這便是他家了不免逕入〔做見科〕〔正末云〕媳婦兒你來做甚麼

〔旦兒云〕自從公公亡化之後揚州奴將家緣家計

都使盡了他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翠哥一逕

的稟知叔叔來(正末云)我知道了也等那醜賊生

來時我自有個主意(揚州奴同二淨上)(柳隆卿云)

趙小哥上緊着幹遲便不濟也(揚州奴云)轉灣抹

角可早來到李家門首哥則一件我如今過去便

不敢提這賣房子這老兒可有些兒搭難說話慢

慢的遠打週遭和他說你兩個且休過來(做見唱

喏科云)叔叔嬸子拜揖(見旦兒懨科)你來怎的(敢

是你要告我那(正末云)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州奴

云我媳婦來見叔叔我怕他年紀小失了體面正淨入見末施禮拜科正末怒科云這兩個是什麼人二淨云俺們都是讀半鑑書的秀才不比那彩光棍正末怒科云你來俺家有何事柳隆卿云好意與他唱喏倒惱起來好沒趣揚州奴云是您孩兒的相識朋友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正末云我認的什麼柳隆卿胡子傳引着他們來見我揚州奴唱

油葫蘆你和這狗黨狐朋兩個廝趁着云揚州奴你

多大年紀也〔揚州奴云〕您孩兒三十歲了〔正末云〕嘆
聲〔唱〕又不是年紀小怎生來一椿椿好事不曾學〔帶〕
〔云〕可也恠不的你來〔唱〕你正是那內無老父尊兄道
却又外無良友嚴師教〔云〕揚州奴你有的叫化也〔揚
州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便不到的哩〔正末唱〕
你把家私來蕩散了將妻兒來凍餓倒我也還望你
有個醉還醒迷還悟夢還覺剗地的可只與這等兩
個做知交
〔揚州奴云〕這栁隆卿胡子傳是您孩兒的好朋友

正末云 揚州奴唱

天下樂 哎兒也可道是人伴着賢良也那智轉高 帶云 揚州奴你只瞞了別人却瞞不過老夫 唱 你曾出的胎也波胞你娘將你那綳藉包你娘將那酥蜜餐養活得偌大小 帶云 你父親也只為你不務家業憂病而死 唱 先氣得個娘命天後併的你那爺死了好也囉好也囉你可什麼養子防備老

揚州奴云 叔叔這兩個人你休看得他輕可都是讀半鑑書的 正末云 揚州奴你平日間所行的勾

當我一椿椿的說你則休賴〔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平日間敬的可是那一等人不敬的可是那一等人叔叔你說與孩兒聽咱〔正末唱〕

那吒令你見一個新旦色下城呵〔帶云〕賊醜生你便道請波請波〔唱〕連忙的緊邀你見一個良人婦叩門呵〔帶云〕你便道疾波疾波〔唱〕你便降堦兒的接着你見一個好秀才上門呵〔帶云〕你便道家裏沒囉家裏沒囉〔唱〕你抽身兒躲了你傲的是攀蟾折桂手你敬的是閉月羞花貌甚麼是那晏平仲善與人交

鵲踏枝 你則待要愛纖腰可便似柔條不離了舞榭歌臺不俫更那月夕花朝想當日個按六幺舞霓裳末了猛回頭燭滅香消

云 揚州奴你久以後有的叫化也 揚州奴云 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不到的叫化哩 正末唱

寄生草 我為甚叮嚀勸叮嚀道你有禍根有禍苗你抛撇了這醜婦家中寶挑踢着美女家生哨哎兒也這的是你自作下窮漢家私暴只思量倚檀槽聽唱一曲桂枝香你少不的撇搖搥學打幾句蓮花落

六么序那裡面藏圈套都是些綿中刺笑裏刀那一個出得他摑打撾揉止不過帳底斂綃酒畔羊羔嫌人的玉軟香嬌半席地恰便似八百里梁山泊抵多少月黑風高那潑烟花專等你個腌材料快准備着五千船鹽引十萬擔茶挑

么篇你把他門限兒踏着消息兒湯着那裏面又沒官僚又沒王條又沒公曹又沒囚牢到的來金谷也那富饒早半合兒斷送了直教你無計能逃有路難超搜剔盡皮格也那翎毛渾身遍體星星開剝儘着

他灸煿烹炮那虔婆一對剛牙爪遮莫你手輕脚疾
敢可也立做了骨化形銷
(云)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無事
也不敢來今日一徑的來告稟叔叔知道自從俺
父親亡過十年光景只在家裡死丕丕的閑坐那
錢物則有出去的無有進來的便好道坐吃山空
立吃地陷又道是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您孩
兒想來原是舊商賈人家如今待要合人做些買
賣去争奈乏本您孩兒想來家中並無甚值錢的

物件止有這一所宅子還賣的五六百錠等我賣了做本錢您孩兒各扎那便覓個合子錢兒（正末云）哦你將那油磨房解典庫金銀珠翠田產物業都將來典盡賣絕了止有這所棲身宅子又要賣你賣波我買（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要把這房子東廊西合前堂後閣門窗戶闥上下也點看一看纔好定價（正末云）也不索看（唱）

一半兒問甚麼東廊西舍是舊椽欂（揚州奴云）前廳和後閣都是新翻瓦的（正末唱）問甚麼那後閣前堂

都是新蓋造[揚州奴云]旣然叔叔要呵你姪兒塡定價錢五百錠莫不忒多了些麼[正末唱]不是你歹叔叔嫌你索的來忒價高[揚州奴云]叔叔這錢鈔幾時有[正末云]這許多錢鈔也一時辦不迭[唱]多半月少十朝[揚州奴云]叔叔這項貨緊則怕着人買將去了[正末云]你要五百錠我先將二百五十錠交付你[唱]
我將這五百錠做一半兒賒來一半兒交
[云]小大哥你去取的來[小末做取鈔科云]父親二百五十錠在此[正末付旦]揚州奴做奪科云]拏來

你那嘴臉是掌財的(做遞與二淨科云)哥你兩人拿著(正末云)你把這鈔使完了時再沒宅子好賣了你自去想咱(揚州奴云)是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合子錢(背云)哥這二百五十錠盡勾了先去買十隻大羊五果五菜響糖獅子我那丈母與他一張獨卓兒你們都是鴛鴦客把那卓子與我一字兒擺開著(柳隆卿云)隨你擺布(正末做聽科云)揚州奴你做甚麼來(揚州奴云)沒您孩兒商議做買賣哩拏這鈔去置買各項貨物都要堆

在桌子上做一字兒擺開着那過來過往的人見了稱讚道好一個大本錢的客人也有些光彩您孩兒這一遭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個合子錢哩（正末云）好兒你着志者（揚州奴云）嗨幾乎誤了那老子聽見了哥吃罷那頭湯天道喧熱都把那帽笠去了把那衣服鬆一鬆將那四下的弔窗都與我推開了（正末云）揚州奴你說甚的（揚州奴云）沒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到那榻房裏不要黑地裡交與他鈔黑地裡交鈔着人瞞過了常言道吃明不吃

賠你把弔窗與我推開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覓一個合子錢（正末云）好兒也不枉了（揚州奴云）老兒去了也哥下了那分飯臨散也你把住那樓胡梯門你便執壺我便把盞再吃個上馬的鐘兒着我那大姐宜時景帶舞帶唱華嚴的那海會（正末云）揚州奴你怎的說（揚州奴云）沒（正末云）你看這廝（唱）

賺煞你將這連天的宅憎嫌小負郭的田還不好一張紙從頭兒賣了不知久後棲身何處着只守着那

奈風霜破頂的氈窖哎兒也心下自量度則你這夜

夜朝朝可甚的買賣歸來汗未消出脫了些奇珍異

寶花費了些精銀响鈔哎兒也怎生把鄧通錢剛博

得一個乞化的許由瓢（下）

（揚州奴云）哥早些安排齊整着可來回我的話（下）

音釋

蚍音回　饕音叨　飽音袍　邯音寒　鄲音丹　着池燒切

學奚爻切　覺音鮫　綳逋耕切　倈郎爹切　悄音俏　落音澇

摑乖上聲　撾莊瓜切　揉與撓同　瓅音朊　泊巴貌切　剝音飽

闥湯打切　搏巴毛切　庋多勞切

第二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 正末云 自家李茂卿則從買了揚州奴的住宅付與他錢鈔他那裡去做甚麽買賣多喒又被那兩個光棍弄掉了敗子不得回頭有負故人相托如之奈何 小末云 父親您孩兒這幾時做買賣不遂其意也則是生來命拙哩 正末云 孩兒你說差了那做買賣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當賭湯風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風怯雨門也不出所以孔子門下三千弟子只子貢

善能貨殖遂成大富怎做得出命不由人也（唱）

（正宮端正好）我則理會有錢的是咱能那無錢的非關命咱人也須要個幹運的這經營雖然道貧窮富貴生前定不俫咱可便穩坐的安然等

（卜兒云）老的你把那少年時掙人家的道路也說與孩兒知道咱（正末唱）

（滚繡毬）想着我幼年時血氣猛爲蠅頭努力去爭哎喲使的我到今來一身殘病我去那虎狼窩不顧殘生我可也問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

睛我只去利名場往來奔競那裏也有一日的安寧投至得十年五載我這般鬆寬的有也是我萬苦千辛積儹成往事堪驚

(旦兒上云)妾身翠哥自從揚州奴賣了房屋將着那錢鈔與那兩個幇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歡會去了我不敢隱諱告李家叔叔去咱可早來到也小大哥報復去道有翠哥來見叔叔(小末報科云)父親有翠哥在門首(正末云)着他過來(小末出云)翠哥父親着你過去(旦兒做見科

〔云〕叔叔嬸子萬福〔正末云〕孩兒也你來做甚麼那

〔旦兒做悲科〕〔正末唱〕

倘秀才我見他道不出喉嚨中氣哽我見他揾不住

可則撲簌簌腮邊也那淚傾〔旦兒云〕兀的不氣殺你

孩兒也〔哭科〕〔正末唱〕你這般搊耳撓腮可又便怎生

〔旦兒云〕叔叔揚州奴將那賣房屋的錢鈔與那兩個

幫閑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去了他若

使的錢鈔無了呵連我也要賣哩叔叔如此怎了也

〔正末唱〕我這裡聽仔細你那裏說叮嚀他他他可直

恁般的不醒

（旦兒云）叔叔想亡過公公掙成錦片也似家緣家計指望與子孫永遠居住誰想被揚州奴破敗了也

（正末唱）

【滾繡毬】休言家未破破家的人未生休言家未興興家的人未成古人言一星星顯證（帶云）那爲父母的（唱）恨不得兒共女輩輩崢嶸只要那家道興錢物增一年年越昌越盛（帶云）怎知道生下兒女阿（唱）偏生的天作對不稱人情他將那城中宅子庄前地都做

了風裏楊花水上萍哎可惜也錦片的這前程

（云）小大哥咱領着數十條好漢徑到月明樓上打那醜賊生去來（下）（揚州奴揪柳隆卿胡子傳上）（揚州奴云）自家揚州奴端的好快活也俺今日自在的吃兩鍾兒直吃得盡醉方歸（胡子傳云）酒食都安排下了也（揚州奴云）俺都要盡醉方歸（做把杯科）（正末冲上云）揚州奴（揚州奴做怕科云）嗨把我這一席兒好酒來攪壞了哎喲叔叔您孩兒請夥計哩（正末云）揚州奴這個是你的買賣這個是你那

各扎邦便覓個合子錢我問你（唱）

【倘秀才】你又不是拜掃冬年的節令又不是慶喜生辰的事情你沒來由置酒張筵波把他衆人來請（挪隆卿云）好殺風景也那（正末唱）你尊可尊這廝什麼德行你重可重這廝什麼才能哎兒也你怎生則尋着這等

（挪隆卿云）老的你這等那等的他們都是看半鑑書的秀才（正末云）噤聲誰讀半鑑書來（唱）

【滾繡毬】你念的是賺殺人的天甲經（胡子傳云）我喒

正末唱你是個纏殺人的布衫領帶云則你那一生的學問呵是那一聲兒哥往那裏去帶挐我也走一遭兒波唱你則道的個顛隨鞭鐙你便闖一千席呵可也填不滿你這窮坑正末做打科揚州奴云您孩兒也做兩個古人學那孟嘗君三千食客公孫弘東閣招賢哩正末云呸虧你不識羞唱那孟嘗君是個公子公孫弘是個名卿他兩個在朝中十分恭敬但門下都一剗羣英我幾曾見禁持妻子這等無徒輩正末做打科胡子傳云老的踹了脚也正末唱更和

那不養爹娘的賊醜生〔柳隆卿云〕老的你可也閒咧
氣哩〔正末唱〕氣殺我烈焰騰騰
〔云〕揚州奴我量你到得那裡你明日叫化也〔揚州
奴云〕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正末唱〕
〔倘秀才〕你道有左慈術踢天弄井項羽力拔山也那
舉鼎這廝們兩白日把泥毬兒換了眼睛你便有那
降魔兒度人經也出不的這廝們鬼精
〔云〕揚州奴你不聽我的言語看你不久便叫化也
〔揚州奴云〕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正

末唱

三煞你便似攪絕黑海那些饑寒的病也則是贏得青樓薄倖名（柳隆卿云）我可呢（正末唱）你是那無字兒的空瓶（胡子傳云）我可呢（正末唱）你是個脫皮兒裹劑（柳隆卿云）我兩個人物也不醜（正末唱）怕不道是外面兒溫和則你那徹底兒嚴凝（柳隆卿云）你這老頭兒不要瑣碎你只是把眼兒撑着看我這架子衣服如何（正末唱）我覷不的你稍寬也那襬下肚疊胸高鴨步鵝行出門來呵怕不道桃花扇影你回窰

去匆匆匆少不得風雪酷寒亭（柳隆卿云）什麽風雪酷寒亭我則理會得閒騎寶馬閒踢蹬裡（正末唱）

（二煞）你道是閒騎寶馬閒踢蹬（帶云）你兩個到得家中筭一筭帳你得了多少我得了多少（唱）你只做得個旋撲着蠅旋放生（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有那施捨的心禮讓的意江湖的量慷慨的志也不低哩（正末唱）你有那施捨的心呵訕笑得曾晳你有那慷慨的志呵降伏得劉毅你有那禮讓的意呵賽過得鮑

叔你有那江湖的量可欺壓得陳登〔揚州奴云〕您孩兒平昔也曾齎發與人做偌多的好事哩〔正末唱〕你齎發呵與那個陷本的商賈你齎發呵與那個受困的官員你齎發呵與那個薄落的書生兀的不揚名顯姓光日月動朝廷

一煞不強似與虔婆子弟三十錠更和那幇懶鑽閒二百甁你戀着那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會友邀賓走斝也那飛觥〔云〕揚州奴我問你這是誰的錢物〔揚州奴云〕是俺父親的錢物〔正末云〕誰應的使〔揚州奴云〕

是您孩兒應的使（正末唱）這的是你爹行基業是你自已錢財須沒個別姓來爭可怎生不與你妻兒承領倒憑他胡子傳和那柳隆卿

（揚州奴云）我安排一席酒着他請十個便十個請二十個便二十個不一時他把那一席的人都請將來叔叔你着我怎麼不敬他（正末云）噤聲（唱）

煞尾你有錢呵三千劍客由他們請（帶云）一會兒無錢呵（唱）哎早閃的我在十二瑤臺獨自行（帶云）揚州奴（唱）你有一日出落得家業精把解典處本利停房

舍又無米糧又罄誰支持怎接應你那買賣上又不慣經手藝上可又不甚能掇不得重可也拈不得輕你把那搖搥來懸瓦罐來擎遶閭簷乞殘剩沙鍋底無柴煨不熱那氷破窰内無席蓋不了頂餓得你肚皮裏春雷也則是骨碌碌的鳴脊梁上寒風篤速速的冷急穰穰的樓頭數不徹那更（帶云）這早晚多早晚也（唱）凍剌剌窰中巴不到那明痛親眷敲門都沒個應好相識街頭也抹不着他影無食力的身軀怎的撑凍餓倒的屍骸去那大雪裏挺沒底的棺材誰

共你爭半霎兒人扛你來土埜的平你死後街坊元
自憎乾與你爹娘立這個名我着那好言語勸你你
不聽那厮們謊話兒弄你且是娘的靈可知道你親
爺氣成病連着我也激惱的這心頭怒轉增我若是
拖到官中使盡情我不打死你無徒改了我的姓便
有那人家謊後生都不似你這個腌臢潑短命則你
那胎骨劣心性頑耳根又硬吖兒也我其實道不改
教不成只着那正點背畫字紙兒你可慢慢的省(下

(揚州奴云)這廝好酒弄的來敗興隨你們發放了

罷我自回家去也（二淨同揚州奴下）

音釋

縱迹也切 闖丑蔭切 剗音祭 褙音稚 褶音習 鬅音須

叔音收 笋音買 䑛古㩣切 墊音店

第三折

（揚州奴同旦兒携薄籃上）（揚州奴云）不成器的看樣也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不信好人言果有恓惶事我信着柳隆卿胡子傳把那房廊屋舍家緣過活都弄得無了如今可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吃了早起的無晚夕的每日家燒地眠炙地臥怎麼

過那日月我若呵理當我這渾家他不曾受用一日罷罷罷大嫂我也活不成了我解下這繩子來搭在這樹枝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俺兩個都吊殺了罷（旦兒云）揚州奴當日有錢時都是你受用我不曾受用了一些你吊殺便理當我着甚麼來由（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的是我受用你不曾受用你在窰中等着我如今尋那兩個狗材去你便掃下些乾驢糞燒的罐兒滚滚的等我尋些米來和你熬粥湯吃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揚州奴旦

完下）賣茶上云小可是個賣茶的今日早晨起來我光梳了頭淨洗了臉開了這茶房看有甚麼人來（柳隆卿胡子傳上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傻廝正是一對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俺兩個是至交至厚寸步兒不廝離的兄弟自從丟了這趙小哥再沒興頭今日且到茶房裏去閒坐一坐有造化再尋的一個主兒也好賣茶的有茶拏來俺兩個吃（賣茶云）有茶請裏面坐（揚州奴上云）自家揚州奴我往常但出門磕頭撞腦的都是我那

朋友兄弟今日見我窮了見了我的都躲去了我如今茶房裏問一聲咱（做見賣茶科）（云）賣茶的支揖哩（賣茶云）那裡來這叫化的㕦叫化的也來唱喏（揚州奴云）好了好了我正尋那兩個兄弟恰好的在這裡這一頭齎發可不喜也（做見二淨唱喏科）（云）哥哥唱喏來（柳隆卿云）趕出這叫化子去（揚州奴云）我不是叫化的我是趙小哥（胡子傳云）誰是趙小哥（揚州奴云）則我便是（胡子傳云）你是趙小哥我問你咱你怎麼這般窮了（揚州奴云）都是你

這兩個少爺子孩兒弄窮了我哩（柳隆卿云）小哥你肚裏饑麼（揚州奴云）可知我肚裏饑有甚麼東西與我吃些兒（柳隆卿云）小哥你少待片時我買些來與你吃好燒鵝好膀蹄我便去買將來（柳隆卿下）（揚州奴云）哥他那裏買東西去了這早晚還不見來（胡子傳云）小哥還得我去（揚州奴云）哥你不去也罷（胡子傳云）小哥你等不得他我先買些肉鮓酒來與你吃哥少坐我便來（胡子傳出門科）（賣茶云）你少我許多錢鈔往那裡去（胡子傳云）你

不要大呼小叫的你出來我和你說賣茶云你有甚麼說胡子傳云你認得他麼則他是揚州奴賣茶云他就是揚州奴怎麼做出這等的模樣胡子傳云他是有錢的財主他怕當差假粧窮哩我兩個少你的錢鈔都對付在他身上你則問他要不干我兩個事我家去也揚州奴做捉虱子科賣茶云我筭一筭帳少下我茶錢五錢酒錢三兩飯錢一兩二錢打發唱的耿妙蓮五兩打雙陸輸的銀八錢共該十兩五錢揚州奴云哥你筭甚麼帳賣

茶云你推不知道恰纔柳隆卿胡子傳把那遠年
近日欠下我的銀子都對付在你身上你還我銀
子來帳在這裏揚州奴云哥阿我揚州奴有錢呵
肯粧做叫化的賣茶云你說你窮他說你怕當差
假粧着哩揚州奴云原來他兩個把遠年近日少
欠人家錢鈔的帳都對付在我身上着我賠還哥
阿且休看我吃的你則看我穿的我那得一個錢
來我寧可與你家擔水運漿掃田刮地做箇傭工
准還你罷賣茶云苦惱苦惱你當初也是做人的

來你也曾照顧我來我便下的要你做傭工還舊帳我如今把那項銀子都不問你要饒了你可何如揚州奴云哥阿你若饒了我呵我可做驢做馬報答你賣茶云罷罷罷我饒了你你去罷揚州奴云謝了哥哥我出的這門來他兩個把我穩在這裡椎買東西去了他兩個少下的錢鈔都對在我身上早則這哥哥饒了我不然我怎了也柳隆卿胡子傳我一世裏不曾見你兩個歹弟子孩兒同下旦兒云自家翠哥揚州奴到街市上投託相識

去了這早晚不見來我在此且燒湯罐兒等着揚
州奴上云這兩個好無禮也把我穩在茶房裏他
兩個都走了乾餓了我一日我且回那破窰中去
做見科旦兒云揚州奴你來了也揚州奴云大嫂
你燒得鍋兒裏水滚了麽旦兒云我燒得熱熱的
了將米來我煑揚州奴云你煑我兩隻腿我出門
去不曾撞一個好朋友罷罷罷罷我只是死了罷旦
兒云你動不動則要尋死想你伴着那柳隆卿胡
子傳百般的受用快活我可着甚麽來由你如今

走投沒路我和你去李家叔叔討口飯兒吃咱（揚州奴云）大嫂你說那裡話正是上門兒討打吃叔叔見了我輕呵便是罵重呵便是打你要去你自家去我是不敢去（旦兒云）揚州奴不妨事俺兩個到叔叔門首先打聽着若叔叔在家呵我便自家過去若叔叔不在呵我和你同進去見了嬸子必然與俺些盤纏也（揚州奴云）大嫂你也說得是到那裏叔叔若在家時你便自家過去見叔叔討碗飯吃你吃飽了就把剩下的包些兒出來我吃若

無叔叔在家我便同你進去見了嬸子休說那盤纏便是飽飯也吃他一頓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兒下　卜兒上云　老身李氏今日老的大清早出去看看日中了怎麼還不回來下次孩兒每安排下茶飯這早晚敢待來也　揚州奴同旦兒上　揚州奴云　大嫂到門首了你先過去若有叔叔在家休說我在這裏若無呵你出來叫我一聲　旦兒云　我知道了我先過去　做見卜兒科　卜兒云　下次小的每可怎麼放進這個叫化子來　旦兒云　嬸子我

不是叫化的我是翠哥[卜兒云]呀你是翠哥兒也你怎麼這等模樣[旦兒云]嬸子我如今和揚州奴在城南破瓦窯中居住嬸子痛殺我也[卜兒云]揚州奴在那裏[旦云]揚州奴在門首哩[卜兒云]着他過來[旦云]我喚他去[揚州奴做睡科][旦兒叫科云]他睡着了我喚他咱揚州奴揚州奴[揚州奴做醒科云]我打你這醜弟子天那攪了我一個好夢正好意思了呢[旦兒云]你夢見甚麼來[揚州奴云]我夢見月明樓上和那撇之秀兩個唱那阿孤令從

頭兒唱起[旦兒云]你還記着這樣兒哩你過去見
嬸子去[揚州奴見卜兒哭云]嬸子窮殺我也叔叔
在家麼他來時要打我嬸子勸一勸兒[卜兒云]孩
兒你敢不曾吃飯哩[揚州奴云]我那得那飯來吃
[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先收拾麪來與孩兒吃孩兒
我着你飽吃一頓你叔叔不在家你吃你吃[揚州
奴吃麪科][正末上云]誰家子弟駿馬雕鞍馬上人
半醉坐下馬如飛拂拂兩袖春風蕩滿街塵土你看
囉唓兀的不睞了老夫的眼也[唱]

【中呂粉蝶兒】誰家個年小無徒他生在無憂愁太平時務空生得貌堂堂一表非俗出來的撥琵琶打雙陸把家緣不顧那裏肯尋個大老名儒去學習些兒聖賢章句

【醉春風】全不想日月兩跳丸則這乾坤一夜雨我如今年老也逼桑榆端的是朽木材何足數數則理會的詩書是覺世之師忠孝是立身之本這錢財是倘來之物

（云）早來到家也（唱）

叫聲恰纔個手扶拄杖走街衢一步一步驀入門桯去（做兒揚州奴怒科云）誰吃麪哩（揚州奴驚科云）我死也（正末唱）我這裡猛擡頭剛窺覷他可也爲甚麼立欽欽恁的膽兒虛（旦兒云）叔叔媳婦兒拜哩（正末云）靠後（唱）

（𠝹銀燈）我其實可便消不得你這嬌兒和幼女我其實可便顧不得你這窮親潑故這廝有那一千椿兒情難容處這廝若論着五刑發落可便罪不容誅（帶云）揚州奴你不說來（唱）我教你成個人物做個財主

你却怎生背地裏閒言落可便長語
云你不道來我姓李你姓趙俺兩家是甚麼親那
唱
蔓青菜你今日有甚臉落可便踏着我的門戶怎不
守着那兩個潑無徒揚州奴怕走科正末云那裏走
唱諕得他手兒脚兒戰篤速特古裡我根前你有甚
麽怕怖則俺這小乞兒家羹湯少些薑醋
云還不放下則吃你那大食裡燒羊去揚州奴做
怕科將筯敲碗科正末打科卜兒云老的也休打

他[揚州奴]做出門科[云]嬸子打殺我也如今我要
做買賣無本錢我各扎邦便覓合子錢[卜兒云]孩
兒也我與你這一貫錢做本錢[揚州奴云]嬸子你
放心我便做買賣去也[虛下再上云]嬸子我拏這
一貫錢去買了包兒炭來[卜兒云]孩兒你做甚麼
買賣哩[揚州奴云]我賣炭哩[卜兒云]你賣炭可是
何如[揚州奴云]我一貫本錢賣了一貫又賺了一
貫還剩下兩包兒炭送與嬸子烘脚做上利哩[卜
兒云]我家有你自拏回去受用罷[揚州奴云]嬸子

我再別做買賣去也〔虛下再上叫云〕賣菜也青菜白菜赤根菜芫荽葫蘿蔔葱兒呵〔卜兒云〕孩兒也你又做甚麼買賣哩〔揚州奴云〕嬸子你和叔叔說一聲道我賣菜哩〔卜兒云〕孩兒也你則在這裡我和叔叔說去〔卜兒做見正末科云〕老的你歡喜咱揚州奴做買賣也賺得錢哩〔正末云〕我不信揚州奴做甚麼買賣來〔揚州奴云〕您孩兒頭裡賣炭如今賣菜〔正末云〕你賣炭呵人說你甚麼來〔揚州奴云〕有人說來揚州奴賣炭苦惱也他有錢時火焰

也似起如今無錢弄塌了也正末云甚麼塌了揚
州奴云炭塌了正末云你看這廝揚州奴云揚州
奴賣菜也有人說來有錢時伴着柳隆卿今日無
錢擔着那胡子傳正末云你這菜擔兒是人擔自
擔揚州奴云叔叔你怎麼說這等話有偌大本錢
敢托別人擔倘或他擔別處去了我那裏尋他去
正末云你往前街去也往那後巷去揚州奴云我
前街後巷都走正末云你擔着擔口裡可叫麼揚
州奴云若不叫呵人家怎麼知道有賣菜的正末

云可是你叫是那個叫(揚州奴云)我自叫(正末云)下次小的們都來聽揚州奴哥哥怎麼叫哩(揚州奴云)叔叔你要聽呵我前面走叔叔後面聽我便叫叔叔你把下次小的每趕了去這小厮每都是我手裏賣了的(正末云)你若不叫我就打死了你個無徒(揚州奴云)他那裡是着我叫明白是羞我我不叫他又打我不免將就的叫一聲青菜白菜赤根菜葫蘿蔔芫荽葱兒呵(做打悲科云)天那羞殺我也(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呵(唱)

紅繡鞋你往常時在那鴛鴦帳底那般兒攜雲握雨哎兒也你往常時在那玳瑁筵前可便喫玉噴珠你直吃得滿身花影倩人扶今日呵便擔着孛籃拽着衣服不害羞當街裏吽將過去

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往常不聽叔叔的教訓今日受窮纔知道這錢中使我省的了也正末云這誰是誰說來揚州奴云您孩兒說來正末云哎孙兀也兀的不痛殺我也唱

滿庭芳你醒也波高陽哎酒徒擔着這兩籃兒白菜

你可覓了他這幾貫的青蚨（帶云）揚州奴你今日覓了多少錢（揚州奴云）是一貫本錢賣了一貫又覓了一貫（正末唱）你就着這五百錢買些雜麵你便還窖去那油鹽醬旋買也可是零沽（揚州奴云）甚麼肚腸又敢吃油鹽醬哩（正末唱）哎兒也就着這賣不了殘剩的菜蔬（揚州奴云）吃了就傷本錢着些涼水兒洒洒還要賣哩（正末唱）則你那五臟神也不到今日開屠（云）揚州奴你只買些燒羊吃波（揚州奴云）我不敢吃（正末云）你買些魚吃（揚州奴云）叔叔有多少本錢

又敢買魚吃（正末云）你買些肉吃（揚州奴云）也都不
敢買吃（正末云）你都不敢買吃你可吃些甚麼（揚州
奴云）叔叔我買將那倉小米兒來又不敢舂恐怕折
耗了只揀那賣不去的菜葉兒將來煠熟了又不要
蘸鹽搠醬只吃一碗淡粥（正末云）婆婆我問揚州奴
買些魚吃他道我不敢吃我道你買些肉吃他道我
不敢吃我道你都不敢吃你吃些甚麼他道我吃淡
粥我道你吃得淡粥麼他道我吃得（唱）婆婆呵這厮
便早識的些前路想着他那破瓦窰中受苦（帶云）（正

是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唱）呀兒也這的是你須下死工夫

（揚州奴云）叔叔恁孩兒正是執迷人難勸今日臨危可自省也（正末云）這廝一世兒則說了這一句話孩兒你且回去你若依着我呵不到三五日我着你做一個大大的財主（唱）

（尾煞）這業海是無邊無岸的愁那窮坑是不存不濟的若這業海打一千個家阿撲逃不去那窮坑你便旋十萬個翻身急切裏也跳不出（同卜兒下）

揚州奴云大嫂俺回去來天那兀的不虧殺我也同旦下小末上云自家李小哥父親着我去請趙小哥坐席可早來到城南破窰不免叫他一聲趙小哥揚州奴同旦上見科云小大哥你來怎麽小末云小哥父親的言語着我來明日請坐席哩揚州奴云既然叔叔請吃酒俺兩口兒便來也小末云小哥是必早些兒來波下揚州奴云大嫂他那裏請俺吃酒明白羞我哩却是叔叔請不好不去到得那裡不要閒了你便與他掃田刮地我便擔

水運撥天那兀的不窮殺我也（同下）

音釋

傻音 眯米 俗詞 跳音 物音 驀音
要 去聲 疽切 條 務 賣
桯音 長音 踏音 握音 嘆詢 孛音
形 丈 渣 約 去聲 蒲
服房 阿烏 出音
夫切 戈切 杵

第四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云）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辰擺下酒席請衆街坊慶賀這所新宅子就順便慶賀小員外昨日着小大哥請的揚州奴去了不見來到衆街坊老的每敢待來也（扮衆街坊上云）

俺們都是這揚州胖樓巷人昔日趙國器臨死將他兒子揚州奴托孤與東堂老子誰想揚州奴把家財盡都耗散現今這所好宅子也賣與東堂老子了今日正是東堂老子生日請我衆街坊相識吃酒却又喚那揚州奴兩口叫化弟子孩兒不知爲何俺們一來去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他這所新宅子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小員外報復進去有俺衆街坊特來慶賀生辰哩（小末做入報科云）父親有衆街坊來與父親慶賀生辰哩（正末

云快有請小末云請進去衆街坊做見科云俺衆街坊一來與員外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這所新宅子正末云多謝了衆街坊請坐下次小的每一壁廂安排酒餚只等揚州奴兩口兒到來便上席也揚州奴同旦兒上云自家揚州奴的便是這是李家叔叔門首俺們自進去同旦兒做見科揚州奴云叔叔您孩兒和媳婦來了不知有甚麼說話正末云你來了也唱

雙調新水令今日個畫堂春暖宴佳賓舞東風落紅

成陣擺設的一般般殽饌美酬酢的一個個綺羅新

揚州奴背科云嗨兀的不羞殺我也正末云揚州奴

揚州奴做不應科正末唱我見他暗暗傷神無語淚

偷揾

沉醉東風我着你做商賈身裏出身誰着你戀花柳

人不成人我只待傾心吐膽教揚州奴背科云嗨對

着這衆人則管花白我早知道不來也罷正末唱你

可為甚麼切齒嚼牙恨這是你自做的來有家難奔

揚州奴做採手科云羞殺我也正末唱為甚麼只古

裏裸袖揎拳無事哏（帶云）孩兒也你那般慌怎麼（唱）
我只着你受盡了的饑寒敢可也還正的本
（云）今日衆親眷在這裏老夫有一句話告知衆親
眷每喒本貫是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到這揚州
東門裏牌樓巷居住有西隣趙國器是這揚州奴
父親與老夫三十載通家之好當日趙國器染病
使這揚州奴來請老夫到他家中我問他的病症
從何而起他道只爲揚州奴這孩兒不肖必敗吾
家憂愁思慮成的病證今日請你來特將揚州奴

兩口兒托付與你照覷他這下半世我道李實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當不的這個重托那趙國器捱着病將我來跪一跪我只得應承了揚州奴當日你父親着你正點背畫的文書上面寫着甚麽(揚州奴云)您孩兒不曾看見敢是死活的文書麽(正末云)孩兒也不是死活的文書你對着這衆親眷將這一張文書你則與我高高的讀者(揚州奴云)理會的這文書是俺父親親筆寫的那正點背畫的字也是俺畫的父親阿如今文書使有那

寫文書的人在那裡也呵（做悲科）（正末云）你且不要哭只讀的這文書者（揚州奴云）是（做讀文書科）（云）今有揚州東關裡牌樓巷住人趙國器這是我父親的名字因為病重不起有男揚州奴不肖暗寄課銀五百錠在老友李茂卿處與男揚州奴用窮日使用莫不是我眼花麼等我再讀（再讀文書科）（云）老叔把來還我（正末云）把甚麼來（揚州奴云）把甚麼來白紙上寫着黑字兒哩（正末云）你父親寫便這等寫其實沒有甚麼銀子（揚州奴云）叔叔

您孩兒也不致掣五百錠只把一兩錠拏出來等
我摸一摸我依舊還了你(正末云)揚州奴你又來
也想你父親死後你將那田業屋產待賣與別人
我怎肯着別人買去我暗暗的着人轉買了總則
是你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
共使過多少你那油房磨房解典庫你待賣與別
人我也着人暗暗的轉買了可也是那五百錠大
銀子裏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使了多少你那驢
馬孳畜和大小奴婢也有走了的也有死了的當

初你待賣與別人我也暗暗的着人轉買了也是
這五百錠大銀子裏面我存下這一本帳目是你
那房廊屋舍條凳椅卓琴棋書畫應用物件盡行
在上我如今一一交割如有欠缺老夫盡行賠還
你揚州奴聽者（詩云）你父親暗寄雪花銀展轉那
移十數春今日却將原物出世間難得俺這志誠
人（云）揚州奴（唱）

【鴈兒落】豈不聞遠親呵不似我近隣我怎敢做的個
有口偏無信今日便一樁樁待送還你可也一件件

都收盡

揚州奴做拜跪科云 多謝了叔叔嬸子我怎麼得知有這今日也 正末唱

水仙子 你看宅前院後不沾塵 揚州奴云 這前堂後閣兒在前越越修整的全別了也 正末唱 畫閣蘭堂一剗新 揚州奴云 叔叔這倉廒中不知是空虛的可是有米糧 正末唱 倉廒中米麥成房囤 揚州奴云 嗨這解典庫還依舊得開放麼 正末唱 解庫中有金共銀 揚州奴云 叔叔城外那幾所庄兒可還有哩 正末

（唱）庄兒頭孳畜成羣銅斗兒家門一所錦片也似庄田百頃（帶云）揚州奴翠哥（唱）你從今後再休得典賣與他人

（云）小大哥擡過卓來着揚州奴兩口兒把盞管待衆街坊親眷每（揚州奴云）多謝叔叔嬸子重恩若不是叔叔嬸嬸贖了呵恁孩兒只在死窰裏住一世哩大嫂將酒過來待我先奉了叔叔嬸子請滿飲這一杯（衆街坊云）趙小哥你兩口兒莫說把這盞酒便殺身也報不的這等大恩哩（正末云）孩兒

我吃我吃（揚州奴又奉酒科云）請衆親眷每人家
滿飲一杯（衆云）難得難得我們都吃（揚州奴云）我
再奉叔叔嬸子一杯您孩兒今生無處報荅大恩
來生來世當做狗做馬賠還叔叔嬸子哩（正末唱）
【喬牌兒】我見他意慇懃捧玉樽只待要來世裏報咱
恩這的是你爹爹暗寄下家緣分與我李家財元不
損
（柳隆卿胡子傳上云）聞得趙小哥依然的富貴了
也俺尋他去來（做見科）（柳隆卿云）趙小哥你就不

認得俺了俺和你吃酒去來［揚州奴云］哥也我如今回了心再不敢惹你了你別去尋個人罷［柳隆卿云］你說甚麼話你也回心俺們也回心如今討你做人家哩［正末云］兀下次少的每與我撚這兩個光棍出去［柳隆卿云］趙小哥你也勸一勸波［揚州奴云］你快出去別處利市［正末唱］

［川撥棹］眾親隣正歡娛語笑頻我則見兩個喬人引定個紅裙驀入堂門諕得俺　二魂掉了二魂兒也便做道你不慌呵我最緊

【殿前歡】俺孩兒甫能勾得成人你又待教他一年春盡一年春他去那麗春園納了那顆爭鋒印你休鬧波兗體將軍你便說天花信口歕他如今有時運怎肯不惺惺再打入迷魂陣我勸你兩個風流子弟可也別尋一個合死的郎君

（云）揚州奴你聽者（斷云）銅斗兒家緣家計戀花柳盡行消費我勸你全然不採則信他兩個至契我受付托轉買到家待回頭交還本利這的是西鄰友生不肖兒男結末了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音釋

搵 溫去聲　揎 音宣　哏 很平聲　剗 音產　囤 音頓　撚 尼蹇切

歕 噴平聲

題目　西鄰友立托孤文書

正名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雜劇 終